

井绳

□许卫国



严重缺水,有时真是贵至如油,油可以不吃,但水不能不喝。所幸那里有一口井,世代尊称为龙井,看那井深似无底,若无神助,非人力难成。传说是当年刘伯温在此率官兵所挖,也说是他一根棍子戳下去所成,不管怎么说,井是存在的,而且很深,深到挑水的人,即使是大劳力,也只能担一桶水,另一头就是井绳。那井三十多米,把一桶水拎上来,让物理学家一算是要不少力气的,那绳子重量也就是那一桶水的重量。当时,那里严重缺水,有这口龙井,也真是龙恩浩荡,谢祖龙恩了。

那一年夏天,大旱,龙井见底,任你怎么办抖井绳,水桶也吃进水,就得有人下去,用水瓢一瓢一瓢舀。派大人下去,过于沉重,几个人拉着井绳还说“快支持不住了”,大人下去也是大材小用。人们见我穿来穿去,甚为活跃,就说,叫这家伙下去,你看他猴子一样呢。那时我刚好九岁。体重也就不过一桶水重。说着就把井绳系在我的腰上,我并不害怕,倒想下去看看个究竟。井绳不断往下放,我不断地下沉,到了底下,再抬头,只见井口宛若一轮明月,只有碗口大小了。我低头看到井底那里有去年的山芋还新鲜如刚出土,有一副眼镜,有两支钢笔,有几个手指粗的黑洞向外涌水,还有几条泥鳅,不知是人丢下了,还是它飞进来的。不一会儿,舀满了三桶水,觉得寒冷胸闷,我就大叫要上去,他们知道小孩子的承受能力,就拉紧井绳把我赶紧往上升。

我把战利品拿上来,消息不胫而走,这些在当时都属于贵重的东西。顿时就来了失主,眼睛是小学朱老师的,他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趁火打劫,还带来老婆作证,说某天某日去杨李圩子岳父家,路过,在井边喝水,不小心掉下去的,那时戴眼镜极少,谁也不会随便敢说那是他的。朱老师作证解释都是多余的,那眼毛毛的就是证明。知识分子诚实。钢笔是上塘中学初二的扬大嘴的,他讲得一点没错,上海永生的。笔尖是小嘴的那一种。另一支是大队刘会计的。他们只顾失而复得的高兴,却把我遗忘了。

俗话说,一朝被蛇咬,三年怕井绳,这个怕井绳的人,根本没没见过井绳,它和蛇差别大着呢。要么可能是被咬傻了。

大家V微语

我首先是一个人
然后才是个诗人

□余秀华

●有读者说我:比起前期的作品,成名之后的诗作,风格变得没有那么多强烈的冲击力了。这几年,没有了婚姻的羁绊后,我还是轻松了太多。没有压抑,就没有爆发。

●但是,人的生活,不是为了写作而准备的。生活怎么样,作品就怎么样。也许,我之后写的作品会很平庸。试想,谁会愿意天天挣扎在生命的死亡线上,去成全别人对文学作品的要求?我认为,这是生命的本末倒置。

●对于那些“我的生命就是为了诗歌而存在”这种说法,我非常反感。这是可恶的、可悲的。一个人生活都过不好,诗写得再好,意义何在呢?!

●当然,的确是有一些人,由于各种苦难的磋磨等等,留下了诗歌的珍宝,但是他(她)真的幸福吗?难道仅仅是为了身后名吗?我宁愿平庸,也不愿牺牲生活来换取诗歌。

●我首先是一个人,然后才是个诗人。

城市笔记

锦旗秀

□陈茵

说到锦旗,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医生“妙手回春”、教师“情系教育”等这些“常规选项”。但如今,锦旗被玩出了新花样——“锦旗秀”。该词特指网友们热衷于将各种“奇葩”感谢语或祝福语印在锦旗上,试图博取礼人一笑,结果却被挂出来供人围观。

比如,有人给女朋友送锦旗,从称呼到赠语,都是精心调制的“彩虹屁”,前言不搭后语也没关系,只要夸夸夸就对了,

反正已被爱情冲昏了头脑。又如,有人给宠物医院送锦旗,感谢内容传神至极:“汪汪汪汪”!甚至还有给警察叔叔送锦旗却不按常理出牌的——“长得真帅,破案真快”,包含着满满的崇拜。

送锦旗是为了表达敬意、谢意,是严肃的一件事,但一些年轻人却解构了这种“严肃感”,将送锦旗与网络文化进行融合,形成了一种“反差萌”,令人忍俊不禁。

谈天说地

相处的有效途径

□张欣

吃饭要用筷子,喝汤要用勺子。我们生活在现实中难免要与各色人等打交道,同样需要找到合适的途径。对于难以相处的人我们会自动绕开,如果是自己的领导、亲人或者同事根本绕不开怎么办。

我有一个朋友就十分苦恼,因为她的领导是一个正直坦诚并且能力较强的好人,但是典型的直男,说话做事直来直去不温和或者说不太讲究方式方法吧,朋友便有每天都被冲撞得鼻青脸肿的感觉。

我举出三位平行领导的名字让她挑,更愿意与谁合作,当然她的选择还是目前这位。我说那好你就得先克服自己的玻璃心,不能一碰就碎。我说你不能只享受领导的优点,然后又希望他和风细雨地与你相处,他又不是你男朋友。

这就是“私怨不入公门”的道理,你在心里承认跟他没有私交一切反而好办了,公事公办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矫情。

还有一个办法是辞职当个体户谁的脸色都不看,不敢,那就不说了,难道领导看你的脸色不成。既然你没有牛到摆挑子,凭什么你就不能受委屈。

我以前有一个朋友极有才华,缺点是底线低,就是超过两个小时以上那种,因为我是看待守时很重的人当然就跟他没来往了。然而现在年纪大了,就会想到依靠他才华的老板不知是怎么跟他相处的。

还有一个朋友,他是与弟弟合作一

个公司,弟弟是那种即使自己乱花很多冤枉钱也要跟他斤斤计较的人。他们经常吵架但是各有所长又分不开,于是他亲兄弟算账,哪怕弟弟把钱扔在水里也不差他一分一毫,所以吵架归吵架公司照样运营得很好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禁忌,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,所以才要找到合适的途径与他们相处。有人不能忍受别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过度干预,有人喜欢千里地去寻找一家平价店铺喝一碗粥,有人只喜欢在五星级饭店吃饭,有人喜欢繁复的礼数见人必有手信,有人大大咧咧赴约永远空手。无论多小的细节便可知此人的路数,也就没有必要迎难而上,非要挑出对方的毛病来反复声讨。

给猴子一棵树,给老虎一座山。香粉送美人,宝剑赠英雄。都是过来人送给我们的大实话同时也是大智慧。

也许有人会说怎么就没人顺着我呢,为什么我总要顺应别人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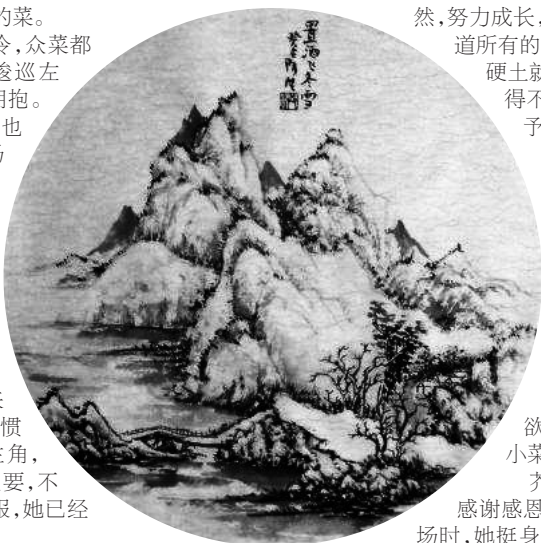
是啊,这是一个问题,也是许多鸡汤文的母题就是如何找到你自己,认识自己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如果你牛到不需要与太多人打交道,自然可以完全无视规矩,或者你有盖世的才华大家都愿意俯首称臣,根本就活在云里雾里也不需要所谓的途径。而且有人终其一生的努力只为可以和不喜欢的人不来往。

怕只怕我们只是普通人又不会与人相处,实在是一件比工作还辛苦的事。

芥菜,疙瘩呀

□赵长春



然,努力成长,努力适应。她隐忍,她知道所有的退缩都是一种无奈。一粒硬土就能在她身上磕出小坑,不得不蜷缩,尽力把上天赋予的恩典感激地承接,积累成人们需要的美好:她含有维生素A、B、C、D,能帮助人体生长和组织修补,促进骨骼与牙齿发育;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,促进新陈代谢;预防癌症,防止坏血病;协助钙离子运输,防止骨质疏松。芥菜的特殊香味,可以提神、缓解疲劳,增进食欲,所以是广受欢迎的开胃小菜。

芥菜从来不带怨,有的只是感谢感恩!所以,当所有的菜都退场时,她挺身而出。刀的割剝削切,疼啊!再被整个地腌了,最好用粗砺的大青盐;或者被擦成细细的丝、条,拌上让她疼痛万分的盐粒!伤口,和着盐粒,谁都可以想象她的忍受。她依然义无反顾!

所以,在乡下,所有的菜中,芥菜疙瘩,最不好看的她(或者他),此时,享受了最高的待遇,最深的敬意:青花瓷坛,最安静地等待!腌制,发酵,由青变褐,成为晶莹的红。然后,依然怯怯地登场,成为家家户户最朴实的菜!或者直接拿一疙瘩,配馒头,咯吱咯吱;或者将细丝,淋上小磨香油,配粥,一碗再一碗,从冬天到春天!

芥菜疙瘩,芥菜疙瘩!!

——这么多年来,故乡的父母总要给我们送芥菜疙瘩;腌制好的,或者芥菜疙瘩本身。

父母没有多说什么,只是说,学一学芥菜疙瘩。

绳子虽软,都是负重,绳子在没有岗位时,就是绳子,有个岗位就要命名是什么绳子,捆柴草的就叫柴绳,用作牵牛的就叫牛绳,那么用在往井里打水的绳子,就得叫井绳。那年月,不是每家都有井绳,若是浅井还好,一般人家可以做得起,要是深井,就得好几斤的苘或麻,要不少钱呢。没井绳就向关系好的人家借。借东西没什么,乡里乡亲,谁用不着谁啊。有东西不借,是不搁人缘,是狗都不亲嘴的人家。这些人往住被人瞧不起,孤立无助呢。

好了,来讲井绳。井绳在井上,难免受潮水渍,这就要求选料要好,做工要好,选料好是耐用,做工好是质量保证,如果手艺不精,即便好料子你没有搓好,绳子松松垮垮的,也不耐用,说不准哪天水桶提到一半,绳断了,水桶击落水面,水桶也变成几块木板了,鸡飞蛋打,那真是烦心死了。

井绳还讲究把涩,虽然水淋淋的,握在手里却不打滑,提高一寸就是一寸,绝不会反复倒退,捋手。有条件的加点棉绳子在里面就有这种把涩的效果。不过越是好用的绳子,用的人就多,就容易损坏得快,这是因为和“好人不长寿”是一个道理。其实好人是长寿的,有法律保护,有正义拥戴,只因为好人总是刻苦劳动,总是废寝忘食工作,总是见义勇为奉献,危险就多了一些。

打水的时候,把井绳拴在水桶系子上,那种拴法要技术,扣不死就会绳桶分离,那结果也不亚于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扣死又不易解开。当水桶到达水面,水桶是木头的,天性决定它不会主动下沉,这就靠掌握井绳的手那不可言传的巧妙一抖,水桶就会一头栽进水里,一口喝满,即使铁皮桶,由于有空间,就有船的特性,也不会轻易灌满水,往往也要这么一抖。如果那些人是外行,抖来抖去,抖得自己就差点下去直接灌水,还是水桶漂浮。水打满了,要往上提,切记不能太靠井口边缘,腿必须前后分开,不能并齐,否则只利于失足,一头栽进去。两手必须在半秒之间交换前后,提上来的井绳,多余的要不断地往身后撂,这样不得事,效率高。

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上塘镇,那里是丘陵地带,

芥菜,实在是太普通的菜。

她不张扬。天寒风冷,众菜都退场,她才不好意思地逡巡左右,小心翼翼地与大地拥抱。她太自卑。风也浓,霜也重,她觉得别的菜都退场了,大地的舞台就这么空旷而干净了,才登场,没有观众了,没有刻意安排好的掌声了,没有预定的程序了,没有让别的菜感觉不舒服了……她才上场,还要左顾右盼。

她不是装,千百年来严霜雪逼,她已经习惯了。不当配角,更不当主角,不当任何角色都可以,只要,不惹谁不高兴不开心不舒服,她已经心满意足。

没有人多注意,没有人多抬爱。芥菜就是如此。像我故乡的某些人,不会表达,不会多表达,不会显摆,就呆头呆脑地在荒疏的地上,努力地用不合时宜的绿色点缀黄色的大地,二得很。

可是,这么多年来,我一直种菜,才理解了芥菜的美与可爱。

疙瘩,疙瘩呀!在故乡的方言语境中,芥菜被唤为“芥菜疙瘩”。故乡的话中,说一个人疙瘩,是说某个人实诚、有些二、不灵动,总是低眉顺眼地忍让。

我个人以为,芥菜确实二。她太真诚,顺应着时光、时节安排。冷清地上场,落幕时更无人喝彩,哪怕鼓鼓倒掌。好容易走过了酷风严霜,却长得一身疙疙瘩瘩。为什么?冷一天,更冷一天,突然暖和一下,是上天的可怜,不过也是稍稍温暖……

芥菜知足,芥菜常乐,芥菜最大的感觉是顺其自然。